

灰色的青春

文・圖／顏一秀

日據時代，台北帝大對當時就讀於女子學校的我，是遙不可及的所在。我作夢也沒有想到1949年能擠上那扇校門，更沒有想到等待我的，竟然是烏雲密布的灰色青春。

1950年初夏，噩夢降臨在我的身上。第二學期已近尾聲的6月初，獲知母親因用酒精爐不慎，引火燒傷了全身三分之一，生命垂危。想到在病床呻吟的母親，雖然期考迫在眉睫，卻無心看書。過了數日，又傳來令我膽顫心驚的事情，在沒有任何預兆之下驟然發生。期考前休假的第二天，在醫學院唸書的哥哥被捕了。

在那個年代，思想犯像是可怕的瘟疫，人們談它變色，避之唯恐不及。想不到這種遭遇竟然發生在自己哥哥身上。過了一個欲哭無淚無眠的夜晚，翌日訓導處把我找去，告知經傳校長交涉，特准家屬送一些日常用品，同時才知道被捕的不只哥哥一個人。據說當局認為學生必會來參加期考，所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趁機逮捕。原本哥哥期考後便把醫學院的課程全部修完了，但他們等不及他考完，就把他抓去了。

期考中我緊張又焦躁，精神恍惚，好像記憶都喪失殆盡了，腦子裡空空蕩蕩的，好像空無一物，但勉為其難的參加了考試。前學期期考間在女生宿舍，發生的情境不斷地湧上心頭。那是一個歲暮天寒的夜晚，大家正埋頭苦讀的時候，女生宿舍前來了一輛圍有鐵絲網的綠色車輛，不久奔跑腳步聲在木板的房間中響起，幾位流亡學生被逮捕了，一時難以平息的恐怖氣氛瀰漫了整棟女生宿舍。在竊竊私語中聽到一位流亡學生將黨章藏在圓形蚊帳中被搜出，以後校內風聲鶴唳，有著四面楚歌的危機

感。

考完期考，同學們互道珍重，因為學校規定不及格的學分超過二分之一便要退學，超過三分之一學分便要留級，大家沒有自信通過這些關卡。因為光復不久，我們都是日據時代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唸完初中的，大戰中女生每天種菜、補衣，根本沒有時間唸數學和理化；日本和英美交戰，英文當然是禁讀的。我抱著滿懷憂傷回到台南老家，父親的鬢邊頭髮半年之間驟然變白，母親依然躺在床上。

整個暑假全家籠罩在揮之不去的憂愁中，哥哥生死未卜，他不知去向更令人恐懼不安。我們那一年的青年，從小在日本殖民統治下，對政治是一張白紙；哥哥年輕、單純又涉世未深，絕不是那些情治老手疲勞訊問的對手，這是曾在大陸行醫多年的父親深以為憂的。

漫長的暑假終於過去了，當我要北上註冊的時候，哥哥有了消息，他由軍法處寄來的信說可以寄東西進去了，但還不能會客。記得我到台北的那一天是農曆8月13日，翌日我買了月餅和內衣褲送到青島東路的軍法處，回來的單子上有哥哥的簽名，放心不少。

不久開學了，註冊那一天我本來暗自慶幸自己不及格的成績既沒有超過二分之一，也沒有超過三分之一，成績平平。想不到在林系主任面前選課的時候，系主任用一副冷漠的神情對我說：「你的普通化學只有六十多分，不宜唸化學系。」接著便指著後面的同學說：「下一位！」，根本不給我說話的機會。他的話如晴天霹靂，我錯愕在那裡，等驚醒過來，跑去找熟悉的助教問究竟，助教支唔了半天說：「系主任要你轉系就是了。」以後一個月我

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院心理系第一屆畢業生暨教職員合影紀念



1953年（5月27日）第一屆心理系畢業生和教職員合照。前排左四起為蘇薌雨教授、陳大齊教授、張肖松教授。前右三為鄭發教授，均為專任教授。全體畢業生立於後排，共十一人，筆者位於右三。

徬徨無主，曾經去找過教務主任，也託人打聽文學院和法學院科系，但都被擋在門外。後來由同學的竊竊私語中，獲知系主任因我是所謂思想犯的妹妹，而故意不讓我待在化學系，而普通化學補考過的同學卻可留下來就讀。我想我是個燙手山芋吧！

同學們每天早上都快樂地去上學，只是我無課可上，坐困愁城，一愁莫展。那種尷尬的情況至今仍使我心酸不已；是不安、屈辱、仇恨、不甘心等情緒雜陳著。最使我難堪的是不敢稟明父親，一來是他爲了哥哥已經夠煩惱了，二來是自己實在太不爭氣了，如果普通化學考了七十分，系主任也無機可乘。一個月的日子裡，白天我待在宿舍裡發呆，黃昏同室的同學回來，便去新生南路水圳邊閒坐，深夜方回。有一天晚上我獨自在新生南路水圳邊小聲痛哭流涕，哭腫了雙眼回到宿舍。我鄰床的外文系同學看到我狼狽像，悄悄地告訴我：「今天遇到了心理系的同學，她們告訴我心理系去年才開辦，學生不多。你去試試看，聽說她們系主任兼圖書館長，在文學院圖書館內上班，我明天帶你去看看好

顏一秀 1954年攝於省立錫口療養院。



嗎？雖然多次的挫折使我變得膽怯，但無論如何必須走出這個困境，不然只有失學一途。翌日我鼓起勇氣見到蘇薌雨館長，我把我的處境從頭說了，也坦白說哥哥因案被捕，化學系主任說我的普通化學只有六十多分，不讓我註冊；並表明願意轉到心理系，把我的成績單遞上去。看完成績單，他毫無猶疑地說：（文轉下頁）

風和，雲淡，山青時

文・圖／黃秉乾

校友雙月刊編輯林秀美女士邀我以“我的青春記事”為主題，寫一篇五十年前“在台大求學期間，難忘，值得回憶，或影響最深，具時代代表性的人、事或物。”我想當時的師長同學都具有一份傳統中國文化特有的，璞真、勤學、襟懷、謙沖，而又憂國憂民的風格。他們的共同存在，形成了一股特有的淳淳學風；加上校園農場后的青青小山，襯著淡淡的白雲，和風吹過，椰蔭飄曳，美好的環境，讓我可以放任地追求：文哲、科學、友情、夢想、過去和未來。這也許就是我最懷念的大學歲月。

我們這一代生於憂患，長於動亂，出生時國有外

侮，求學時又逢內亂，多年來旅居海外，子女都歸化番邦。可是回想在台大的青春時日，雖然政局動盪，多少折騰，卻有豐富和愉快的一面。因此，在這時代交錯中，我們該算是幸運的一群，應該珍惜一切的因緣和賜予。

報考台大就是因緣。我的中學是在上海唸的，祖父母原已寄籍屏東，希望我來台灣升學陪伴他倆老。祖父中意有日本帝大風格的台大醫學院，而我也順利的由備取第一名補正入學。稍後由於種種原因，也因為我對遺傳學的特殊興趣，轉入了農學院（原理農學部）的農藝系。農藝系有育種，作物，生物統計，和氣象四組。我唸的是育種遺傳。

（文承上頁）

「哪有這種事！妳的成績雖然平平，但沒有任何理由不讓你註冊。」他想了一會兒說：「妳願意的話，歡迎妳來心理系就讀。」他的話像荒漠中的甘泉，使受盡挫折、打擊的我感激涕零，幾乎不能自主。他還安慰我：「好好唸書，受一點打擊不要灰心，心理系是很有希望的科系，同學們也很友善，好自為之。」下午我再去見他，很快就辦妥了轉系和註冊的手續。轉系後忙著補修學分，高興自己不必要再妾身不明了。

此後台大校園仍然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，新學期在教務處的牆壁上，貼滿被槍決和判刑的學生名單，令人怵目驚心。1953年我自心理系畢業後（第一屆畢業生），就職於省立錫口療養院，從此我揮別灰色的青春，走進杜鵑窩裡，開始與精神病患為伍的生涯。當年陰錯陽差，心理系的蘇薌雨主任接納了徬徨的我，帶領我走進奧妙的心理學殿堂。我也以將近四十年灰

色的杜鵑窩生涯，盡力堅守臨床心理學者的職責，回報了蘇主任及灰色青春時期的這段機緣。[圖]

顏一秀小檔案

1929年7月31日生

學歷：

1953年台大心理系畢業

經歷：

1954.02-1955.04 台灣省立錫口療養院臨床心理技術員

1955.07-1957.07 台南市立家事職校教員

1959.10-1971.08 私立仁愛之家心理療養院臨床心理師

1971.08-1996.07 私立仁愛之家慢性精神病養護所所長兼
心理療養院臨床心理師

兼任：

1972.08-1974.07 高雄醫學院兼任講師

1985.07-1986.05 台灣省衛生處台南社區心理衛生臨床心理師

1972.08-1997.07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心理輔導中心顧問